

第四编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至1949年12月)

第十二章 钦廉四属党组织的全面恢复及合浦地区武装斗争的发展

第一节 钦廉四属党组织的全面恢复

抗日战争胜利后，钦廉四属党组织关系因合浦“永信烟庄事件”仍处在审查恢复阶段，至1945年底，钦廉四属各县、区以及武装队伍的主要领导干部的党组织关系已基本恢复，但钦廉四属党组织关系还没有得到全面恢复。

1945年12月，杨甫随“老一团”到达十万山区后，即到与东兴隔河相望的越南芒街设领导机关，领导钦廉四属工作，派谢王岗为钦防党组织联络员；谭俊改任合灵党组织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1946年6月，南路特派员温焯华派廖铎到北海，任廉北区特派员，负责廉州、北海、南康的党组织工作。杨甫随东江纵队北撤后，陈华任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

1946年9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将中共茂（高州）电（白）信（宜）特派员陈华调任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温焯华代表分局传达和布置工作，指出陈华去四属的主要任务有三：一是负责全面恢复和整顿四属党的组织关系；二是继续审查“永信烟庄事件”，负责做出结论；三是恢复和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以十万大山为主的根据地。此后和高雷特派员平行（横的联系），直接向分局请示汇报工作。

陈华接受任务后，于9月初离开高州到合浦，在北海珠海西路一间民房佯作经商，以商人身份出现。当时钦廉四属因“永信烟庄事件”停止了党组织的关系，但各县市仍设有联络员，每县市1个，连北海联络站一共有5个联络员：钦州是卢文、防城是谢王岗（兼钦防联络员）；合灵是谭俊（兼合灵联络员）、灵山是陈铭金，北海是廖铎。陈华通过廖铎（负责地下党）接上谭俊和谢王岗的关系。谭俊、谢王岗到北海向他汇报过工作，他也亲自去芒街、东兴检查和布置过当地的工作。

在北海市有了立足点后，陈华就着手执行组织上决定的3个任务。

首先，恢复四属党组织关系。陈华到之前，杨甫、谭俊、谢王岗做了不少工作，对一些主要人和个别地方作了初步的恢复，陈华到后作了全面的复查复审，深入到他们负责工作的地方去作实地考察。这种不动声色的实地审查的结果，认为这些党员、干部和战士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不怕危险、不怕牺牲，顽强地、忠贞不屈地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使人感动和敬佩。陈华深感这样的党员、干部和战士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于是正式承认他们已恢复的关系，未恢复的党员则继续审查恢复。这是陈华亲自到他们战斗地点和工作地区去考察的结果。11月一批，12月又一批，两批共50多人，都是陈华负责正式恢复和报告党委的。这50余人都是坚持武装斗争和游击区艰苦工作的

骨干，至于其他党员则由这些领导骨干自己负责恢复。1947年4月，陈华到分局汇报工作时，已基本上全面正式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7月香港分局派林美南到南路检查工作时，他宣布四属党组织关系恢复了，分局已承认和批准。1948年3月陈明江到四属时，又再次作了宣布。

其次，审查“永信烟庄事件”并做出结论。因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已调离，又处在游击环境，特务未抓到，且无敌人档案材料可查等各个方面的条件限制，当时不可能作出全面的最后结论。但事件的性质，经深入审查，已基本弄清楚，可以肯定不是内部问题，而是敌特利用了原四属党组织负责人杨甫的政治麻痹，违反了秘密工作条例（如带特务陈干材到自己以经商掩护工作的烟庄），后来发现问题又不提高警惕和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以至发生烟庄工作人员被捕，商店被破坏的事件。事件本身与四属广大党员无关，四属党组织是纯洁的，可靠的，从斗争的顽强与牺牲的英勇忠烈看，四属党组织是完全经得起考验的。

“永信烟庄事件”性质的结论，同陈华来四属时温焯华的介绍基本一致，但温当时说明，这是当前掌握的情况，还不是结论，结论要看陈华到四属后检查的结果而定。

再次，恢复和开展武装斗争。陈华对“烟庄事件”作出基本结论，恢复四属党组织关系。正式得到分局批准后，以前的各级联络员也改为特派员，性质和职权都不同了。随后，建立和恢复了部队和地方的一些党支部，建立和健全各地党的机构，并发展一批党员，到1947年底，合灵两县的党组织已发展党员300多人。全面恢复钦廉四属党组织关系，加强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保证武装斗争在极短时间内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合灵的武装斗争，一直在坚持进行，部队没有复员和解散。陈华指示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和发展，并以武工队的形式向新区扩展。钦防武装队伍受挫折后，也在恢复，要继续扩大发展，积极建设十万大山革命根据地。

为了帮助十万大山地区武装的发展，建设十万大山革命根据地，1947年1月，陈华和谢王岗研究后决定，将新建立的苏显枢为营长、徐永源为政委的直属第一营（合灵南部队）、莫平凡为营长的第二营、梁振威大队、梁式果中队共300多人开赴十万大山，2月，在那天和朱守刚率领的钦防武工队会师。在那仓、大莱、冲雨岭与防城县警察大队作战后，进到防城东山的稔稳，谭俊从另外的道路赶到，在稔稳和谢王岗、卢文会商后，决定由钦防队伍配合，在防城分散到4个地区活动，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反动势力，发展武装队伍。4月，分海、陆两路回合灵，这次进军对推动十万大山武装队伍和武装斗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节 组建二十四团开展游击战争

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多次重大胜利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

在此重大转折关头，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陈华到香港向中共香港分局请示汇报工作。分局指示，开展武装斗争要执行“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的方针。5月，陈华回到四属传达贯彻，根据香港分局的指示，6月上旬，把返回六万山的合灵部队和白石水、西场及合东南的部队等共520余人，集结在公馆地区六湖垌大王山村吴屋祠。陈华主持召开有谭俊、陆新、陈明景、朱伟、卢传义、梁中光等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决定组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团，团长陆新；政委陈明景；副团长苏显枢、朱伟；参谋长卢传义；政治处主任梁中光；参谋包恭、李成、李明；军事参议梁振威；组织股长兼政工队长钟古；宣传股长李通；文娱股长凌天；军需姚国厚（后为黄长业）。下辖7个连：一连连长李子汉，指导员朱有玑；二连连长周秀理，副连长徐泗海，指导员朱光；三连连长叶崇业（后为陈冠有），副连长李甫斯，指导员黄长业；四连连长梁式杲，指导员梁允州（后为梁可胜）；五连连长赖作亮，指导员赖茂臣（后为李桐）；六连（缺）；七连连长廖明，副连长周洪英（后为陈铭桂），指导员杨勉；八连连长邓振松，副连长邹锦秀，指导员钟景彰。

铲除东成乡公所

二十四团组建后，首先拔除国民党东成乡公所这颗钉子。东成乡公所位于合浦县公馆区六湖垌秀村径口附近，地处偏僻，是国民党退役师长张枚新、合浦县军官大队大队长张相琦和璋嘉地霸所控制的反动堡垒。平日勒收苛捐杂税，鱼肉乡民，合灵人民抗日武装起义时，捕杀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二支队参谋吴世光，不时扫荡革命村庄，迫害革命群众，残杀革命人员，山口村的陈基俊就是被他们伏击杀害的。

在乡公所内，平时只有一个班镇守，距乡公所不远的张枚新家有一小股防卫武装，还有一个盐警班驻于附近。当时双方力量对比，二十四团占绝对优势，完全可以攻克这个反动据点。

1947年6月15日，部队从驻地出发，很快到达反动据点——东成乡公所，迅速占领周围山头，把乡公所团团围住。突击队由叶逢绍（高叶）、范八带领，冲到乡公所前，乡兵见势忙把闸门关上，准备顽抗，乡兵陈南华正想拉手榴弹投向突击队，在此危急时刻，受过进步思想影响在乡公所工作的陈钧才上前制止，劝告陈南华将手榴弹放下，并劝导乡兵们说：“我们不能打，共产党的队伍前后山头都布满了，如果打起来，乡公所的人全部都要死绝，还是缴枪投降保命为好。”经过陈钧才的再三规劝，乡兵亚麦3把枪丢出门外表示投诚，并把大门拉开，突击队冲进去，很快结束了战斗。乡兵全部被俘，缴获步枪7支，子弹几百发，手榴弹10多枚，二十四团毫无损失。

乡公所攻克后，即开仓济贫，群众挑着粮食回家，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卢传义参谋长率队到堂排村，收缴驳壳枪4支，步枪6支。

第二天，部队向公馆方向挺进，到达白沙地区时，七连连长廖明带队惩办了反动分子

杨道平。

二十四团转移后，6月27日，合浦国民党自卫大队和军官大队围攻六湖垌革命村庄——山口村。村中的群众武装坚决抗击了两天三夜，在突围中牺牲了陈铭杰等10人，自卫大队和军官大队进村，将全村财物洗劫一空。

二十四团东进到达山口原国民党广东省银行行长沈载和家乡时，突然遭到当地反动武装在村庄炮楼四处开枪射击，部队四面受敌，一时陷于被动，伤亡数人。部队立即奋起还击，边打边撤，越过险区后，继续向东挺进。经一夜急行军，拂晓到达廉江境内群众基础很好的游击区——金屋地。在该地区很快见到中共粤桂边区地委和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并与高雷部队会合。在上级的直接领导下，与兄弟部队和当地的党组织共同贯彻武装斗争的“大搞”方针，计划在此地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猛烈打击敌人，配合全国解放战争，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壮大革命力量，扩大游击区，建立与巩固游击根据地。因此，二十四团很快奉命攻打东福山反动据点，以解决部队给养，尽快开辟这片新区。

激战东福山

东福山位于廉江县西北区养塘乡，村中有一个罪恶累累的反动乡长张锦江，他长期摧残革命村庄，杀害地下工作人员，迫害革命家属和革命群众，当地群众对其恨之入骨。部队到达这个地区时，群众纷纷要求铲除这个兽窝，除掉这个豺狼。

1947年6月26日，团领导召开干部会议，作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周密部署，强调保证初战必胜。当即派人侦察，熟悉地形，查清据点的情况。这个反动据点位于田垌中的一个院子里，四周有围墙，4个屋角有炮楼，院内常驻有二三十名乡保队员，有轻机枪1挺和长短枪20余支，围墙外是一片开阔地，是个易守难攻的据点，不适宜白天攻打，领导商定夜间进攻。

27日晚深夜，突击队秘密接近保队据点，部队轻装开到据点附近，选择能够以火力封锁和控制保队据点的位置。当二十四团部队运动时，被乡保队员发觉，慌乱地向院外开枪，二十四团立即向院堡攻击，机枪射手对准对方机枪火力点猛烈扫射，片刻间对方的机枪成了哑巴。这时，二十四团以猛烈的火力向院堡扫射，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迅速冲向院堡围墙下，使用越墙工具勇猛地翻墙跳入院内，冲到房屋边，利用房边屋角作掩护，穿墙破门向屋内投掷手榴弹，开驳壳枪扫射，很快攻入屋内，占领多间房屋。这时虽然固守炮楼的保队不断开枪，但二十四团继续用火力封锁，掩护突击队在屋内攻击，使保队在炮楼上开枪没有构成很大威胁。突击队越打越勇，继续在屋内扩大战果，当攻进一个大房间时，捉到张锦江的小老婆，令其供出张锦江的躲藏处，她胆战心惊地指向床底，突击队当即把这个杀人魔王从床底下拖了出来。这个平日凶似虎豹，恶像豺狼的魔鬼，已变成一个软骨动物，有气无力地哀求饶命。二十四团随即对盘踞在炮楼顽抗的保队开展政治攻势，进行战

场喊话，讲明他们的主子已被生擒，只有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才是生路，继续顽抗只有死路一条。奴才知道主子被擒，不再顽抗，缴枪投降，战斗胜利结束，毙伤、俘保队员 30 余人，缴获轻机枪 1 挺，长短枪 20 余支，弹药一批。

第二天，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来人，会同二十四团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枪毙反动头子张锦江，没收其财物，给贫苦群众开仓分粮。东福山附近村庄的地主豪绅见状，纷纷派人来求和，交粮缴枪，表示今后不再与游击队作对，保证不再欺压群众。从此开辟了东福山这片地区。

攻陷东福山反动据点，枪毙反动头子张锦江后，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据地下交通情报站的情报，国民党遂溪县县长梁传楷纠集保九团和当地的反动武装数百人近日要来进攻。在获悉保九团进攻的准确时间后，司令员召开各团领导参加的作战会议，作战斗部署，命令二十四团担负狙击任务，进行战斗动员，做好战斗准备。

6 月 30 日早上，部队提前开饭，各连斗志昂扬进入各自阵地。中午 12 时左右，保九团和地方反动武装数百人，气势汹汹地向东福山开来。先头部队到达，首先向二十四团防御阵地的左侧高地七连阵地冲击，正要爬上高地时，七连领导一声令下，机枪和几十支步枪一齐开火，保九团顿时乱成一团，东躲西藏，被压在阵地下的低洼处，有些怕丢了性命，慌慌张张退了回去。后面的保九团目睹部队遭到狙击，便在后面高地架起重机枪以猛烈火力向七连阵地扫射，在反动军官的驱赶下再次发起冲锋。七连指战员英勇奋战，在兄弟连队有效火力的支援下，打退了保九团的多次进攻。保九团在七连阵地遭到重创，无可奈何，便改变攻击目标，向二十四团防御正面高地冲锋，妄图占领此高地，向纵深扩展，但此地早有二连固守，严阵以待。保九团先以密集炮火向二连扫射和轰击，随即发起冲锋。二连阵地前面有一块开阔地，当保九团欲通过开阔地时，二十四团左右两侧几个阵地均以交叉火网向敌猛烈射击，给保九团重大杀伤，有力地支援了二连。但反动军官拿着手枪在后驱赶，冲在前面的保九团士兵不敢退缩，只好拼命向前冲，从二连阵地下躲躲闪闪地爬上来，当保九团士兵爬到离二连阵地 100 多米时，二连以最猛烈的火力将保九团士兵打了下去，保九团再几次轮番冲上均被打了下去。战斗打得很激烈很艰苦，就在这个时候，机枪手罗三胸部中弹负重伤，副射手接过机枪猛烈扫射，把保九团压了下去。突然一颗炮弹落在二连阵地上，距副团长朱伟、团参谋包恭（他俩均在二连阵地靠前指挥）身旁数米处，幸好没有爆炸，有惊无险。保九团无法突破二连阵地，转向攻击右侧高地的一连阵地。当时一连在阵地上仅有两个排（一个排留在灵南），这时五连已调到一连阵地了。一连是灵南起义的一个老连队，战斗力强，武器配备也较好，五连是白石水部队，很多战斗骨干都是曾参加过武装起义的，也是一个战斗力较强的连队。这两个连共守阵地，并肩战斗，保九团要想从那里突破只是痴心妄想。当保九团反动武装冲来时，他们沉着冷静，待保九团接近时将之打个落花流水，狼狈不堪地溃退回去，不敢再来进攻。保九团在几次冲锋碰壁后，

无可奈何，只好在远方看着二十四团阵地，心存余悸，望洋兴叹。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几个小时，部队消耗很大，这时保九团仍不死心，还要挣扎，在二十四团阵地对面小山高地上忙乱地调整部署，准备向阵地作更大规模、更激烈的进攻。这时二十四团未见兄弟部队上来增援，团领导十分焦急，各连领导抓紧在战斗空隙向战士再进行战斗动员。全团上下都十分明确自己所担负的防御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因为边区领导机关都在阵地后面不远，如果阵地一旦被突破丢失，将会带来十分严重的恶果。所以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誓死坚守阵地，做到人在阵地在，一定要打出二十四团的军威，团领导都分工在各连阵地靠前指挥。保九团果然又向二十四团各连阵地发起新的进攻，二十四团全团各连奋勇投入战斗。当战斗打得最激烈最艰苦时，突然听到阵地左后侧较远处传来冲锋号声、喊杀声，知道是兄弟部队支援上来了，全团即会同增援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保九团冲击，一举把保九团打得无法招架，狼狈逃走。部队一直追击了二三华里，天已黑了，保九团也逃远了，领导才下令收队，开进附近村庄，休息吃饭，安全转移。

由于兄弟部队增援上来的时间太迟，打垮保九团时很快天就黑了，无法打扫战场，只在追击中捡到一些枪支弹药，其余缴获很少。事后得知，保九团溃退逃命时，将一些笨重物品以及一些轻重机枪、弹药都丢下田间和水沟里，由于未能打扫战场，没有发现，尔后群众拾了一些或被保九团搜捡回去。

通过东福山战斗，粤桂边区党政军领导和高雷部队对二十四团给予很多赞扬和很高的评价，都说二十四团是一支能攻能守过得硬的团队，是边区战斗作风好的主力团队之一。听了领导和高雷部队的赞扬与评价，全团指战员深受鼓舞，团领导告诫大家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向高雷部队学习，以最优异的成绩和辉煌的战果报答边区领导和高雷部队给予的高度评价。

白莲寺之战

二十四团在中共粤桂边区地委和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以及陈华的直接领导下，同高雷部队共同生活并肩战斗 20 天左右，虽时间短暂，但相互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其后，上级指示：二十四团西返合灵，大力加强六万山地区革命斗争，并准备抽调部队挺进横南地区，策应当地武装起义，开展革命斗争。部队从廉江地区出发，经两夜行军，于 1947 年 7 月 20 日早晨回到合浦县白沙乡革命村庄——龙颈村，团部和 5 个连驻于龙颈及附近村庄，二连和八连驻于龙颈东北山后的白莲寺。安排住宿后，各连抓紧筹粮做饭，领导找地方工作人员询问情况，初步了解公馆、白沙只有乡兵警察，没有大股反动武装，只是博白县龙潭乡有国民党自卫队驻扎。当即布置各连派出岗哨，白莲寺后山加放 1 个排哨，其余人饭后抓紧时间休息。

由于部队天亮后过白沙河开进驻地时暴露，瓦窑岭反动保长杨善崇走报白沙乡乡长林

家伟，林即电告合浦、博白自卫队前来进犯。

国民党合浦、博白2个自卫大队和当地反动武装500多人，向驻在龙颈、白莲寺的二十四团部队进攻。博白自卫队分两路：一路占领白石嶂二层岭，从北面向白莲寺进攻；另一路，由李武贤带领从龙潭经羊耳峡向白莲寺夹击。合浦自卫队和当地反动武装，由林家伟带领从南面向二十四团龙颈驻地扑来。

下午两点钟，战斗打响。北面的自卫队在白石嶂二层岭用重机枪向白莲寺二十四团排哨扫射，掩护东路、北路的自卫队向二十四团二连、八连白莲寺阵地攻击。二连、八连在团参谋李成和连领导的指挥下，奋勇抗击，战斗十分激烈。接着，南面的自卫队向驻龙颈的部队袭击，部队早已进入阵地，在团领导直接指挥下，5个连队一起与自卫队激战。自卫队多次发起冲锋，妄图抢占龙颈后岭高地，均被坚守在高地的部队打退，一直把自卫队压在山下小山地段，对峙到天黑，各自撤离。白莲寺阵地由于自卫队的火力很猛，八连排长刘桂和2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在自卫队疯狂向阵地冲击时，连长邓振松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奋勇抗击，坚守阵地，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团参谋李成眼看排哨轻机枪被打坏，他勇猛地冲上前，扛起机枪同战士一起撤退，在撤退中大腿中弹负了重伤，他强忍剧痛，硬把机枪扛了回来，这时，也有2名战士牺牲。

经过2个多小时的战斗，双方均有伤亡，二十四团领导考虑到继续打下去只是拼消耗，便命令部队边打边向香草江方向撤退，自卫队不敢追击，二十四团撤到香草江时已是下午7点钟了。这次战斗，二十四团牺牲八连连长邓振松等几位人员，1人负重伤，毙伤自卫队20余人。当部队撤离后，博白县自卫大队进入龙颈村，将群众财物抢光，放火烧毁廖世津的房屋。

二十四团在整个东进西返行动中，白莲寺战斗是其中最后一次战斗。撤出战斗后，在公馆地区南山附近的村庄短暂休息，经两夜行军返回白石水游击区。部队驻下休整，总结东进战斗的经验教训，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吸收一批同志入党，开展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同时，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做群众工作，同群众谈心和劳动，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又投入新的战斗。

第三节 合浦各地的武工队

1946年初，国民党反动当局又拼凑成立了粤桂南绥靖指挥部，向南路各县进行疯狂的清乡扫荡。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合浦党组织及其在南路起义后保存和发展起来的队伍，认真执行中共香港分局和南路特委关于“保存力量，主力转移、坚持斗争”和“依靠群众，以小型武工队形式，抓住有利时机打击敌人”的指示，一面坚持艰苦的战斗，一面抽出精干人员，组成武工队，分散活动，深入村庄，发动群众，开辟新区，建立和维护交通情报网点，紧密配合主力部队的正面斗争，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1947年，合浦党组织结合本

地实际，贯彻香港分局关于“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的指示，于6月组建了主力二十四团。二十四团成立后，又先后多次抽调精干人员组成武工队，分赴各地活动，使形势逐步好转，武装力量日益壮大。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均取得伟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为阻挡解放战争的发展，妄图扼守长江天险，“经营”南方，苟延残喘，因而加紧“清剿”扫荡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在这形势下，合浦党组织执行香港分局关于“放手发展，大胆进攻”的指示，采用避实击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但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扫荡，而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整编和扩充部队的同时，增抽一批骨干，加强各地武工队的力量。是年8月，粤桂边区党委派黄其江、沈汉英率领邹贞业、周霖、杨华流等30多名干部到合浦。同月，在合灵边的双垌口村召开有各地负责人、武工队长（骨干）共40多人参加的会议，学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及有关文件，交流工作经验，研究开辟新区的政策和方法。会后，把从广东过来的这批干部分配到各地区武工队一起工作。此后，中共合浦县委、六万山地委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多次召开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研究和部署工作，促进了全县武工队的发展和斗争。各地武工队在农村放手发动群众，成立兄弟会、同心会、农会、妇女会等组织，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此同时，积极发展党组织和地方游击小组，壮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配合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许多武工队先后改编为区中队或编入正规部队，最后配合主力部队解放了合浦。合浦武工队活动是整个合浦武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合浦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公馆、白沙武工队

原到白石水参加武装起义的党员周洪英、廖世津、李成、朱香廷等人回公馆、白沙活动。随后，张书坚又率领公馆、白沙队伍部分骨干，从白石水返回原地坚持斗争。1946年2月，在白沙龙颈村成立公馆白沙武工队，队长周洪英，指导员陈铭璧，队员有廖明、李成、徐怀绶等，全队共14人枪，归张书坚统一领导。队伍成立后，在白沙龙颈、四马田、新塘和公馆六湖垌等地活动，后来由于粮食给养难以解决，即分散活动，部分队员到南康，与南康武工队一起活动，部分队员到公馆、山口，还有的队员分散在原地坚持斗争。1946年秋，中共合浦党组织和部队认真贯彻党的七大会议精神，和广东区党委关于“教育干部克服悲观情绪，提高政治认识，加强斗争信心”指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仍疯狂进行清乡扫荡，形势很紧张，但是，武装起义后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武装队伍分散于各地，以武工队的形式活跃起来。公馆区党的领导人张书坚不分昼夜地奔走于山口、白沙、公馆等地，联络队伍，检查布置工作。1946年10月6日凌晨，他由白沙荔枝树村往龙颈村联系工作，在离龙颈村不远的社坛遭遇前来“清剿”的国民党军。国民党军的哨兵边吆喝边向他走来，张急中生智，佯作解手，迅速把身上的一支手枪藏在稻田里，但后来还是被搜了

出来，终于陷入敌手被押回白沙，翌日又押往山口囚禁。起初，他以做烟生意为由应付国民党军，所以对方并不了解张书坚的身份，但在押往山口途中，被同乡的茅坡村反动地主张陶轩家人看见，报知张陶轩，张陶轩兄弟向国民党军指证张书坚是“共产党头子”。国民党军把张书坚囚禁于山口镇公所，设两重岗哨看守。党组织曾多方设法营救，派白皮红心的保长叶逢衡买通山口镇警队傅伯桐，傅同意暗中放人。张书坚弄脱脚上的木枷后，顺利地通过第一岗哨，但由于傅伯桐未与第二岗哨通气，张书坚在通过第二岗哨时被发觉，哨兵用刺刀刺伤了他的腿。营救失败后，党组织又组织力量，准备在国民党反动派押送张书坚往廉州或北海时在途中截击营救，但狡猾的反动派避开公路，把张书坚由小路往石头埠渡海秘密押到北海。张书坚身陷牢狱，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

1947年初，为执行党组织关于开辟村庄的指示，白沙党组织于农历一月初，分别由刘守仁在海边瓦窑村、朱香廷在山区鷄婆垌举办了入党对象学习班，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当前任务、方针、政策，并筹备组建武工队，学习班结束后，即成立武工队开展活动。海边地区武工队由刘守仁率领，在宏德、良屋港、独山、瓦窑村一带活动；山区武工队由朱香廷（后调往公馆）、廖世津负责，活动于香草江、龙颈、四马田、马屋等公路沿线村庄。1948年，公路沿线地区又增加了邹才尚武工队和香草江武工队，在廖世津统一领导下向白沙独山、东海和公馆的浪坡等沿海村庄发展。刘守仁率领的武工队，一边巩固以梅录垌为中心的老区，一边派出骨干扩大新区。1948年至1949年，有钟高镇武工队活动于宏德和平田一带；张伟光武工队活动于东海的下茅车、沙江铺、蛤塘一带；莫立芙武工队活动于瓦窑村一带；唐开钧武工队活动于东风高峰垌一带；刘兴武工队主要活动于瓦窑村一带。1948年秋，从化州过来的干部梁汝新夫妇到刘守仁武工队，加强领导，扩大海边活动地区；叶萍、叶意珍、陈玉琼、杨建华等几位妇女到白沙文明的陂头下、下低龙一带，与廖世津、邹才尚率领的武工队一起活动。

白沙武工队在开辟的村庄，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担盐会、同心会等群众组织，良屋港、宏德、东风、龙江和文明等地除个别村庄外，村村成立农会，全乡人会农民数千人，一些村庄还建立了民兵队，配合武工队活动。

1948年秋，白沙武工队抽出莫立敬、吴定海、吴志桐、刘仕兴等人，由莫立芙率领，去开辟山口地区。他们到山口后，以群众基础较好的山角村为立足点，先后发展了石瑞光、石大基、石大伟等人入党，利用当地党员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宣传发动群众，不久，开辟了山角村附近一带村庄。接着，又向义良、莫屋、周屋几个大村发展，这几个村庄共有500多户，3000多人，是当地有名的大村，武工队利用亲友和同姓氏等关系，由莫立芙率领一个小组先开辟莫屋、周屋、黄屋、徐屋、高山岭、罗屋塘、义良，石瑞光率一个小组留在山角，建立交通站负责巩固和联络工作。几个月后，即开辟这几个大村，使之成为武

工队可依靠的活动基地。此时，廉江党组织派来招茂生等人开辟了乌泥、英罗等海边村庄，并在各村建立民兵队伍，有力地配合了武工队的斗争。

1948年春，刘守仁集中武工队员二三十人，并动员人会农民及基本群众六七百人，智取虎塘反动地主的盐仓及官仓，运出生盐约2000担，然后秘密运往博白的龙谭、樵林等地贩卖，解决部队活动经费和群众的生活困难。1949年春夏间，白沙武工队还配合主力部队进行了两次较大的军事行动：一是二三月间，配合主力新六团攻打榄子根国民党盐警队。盐警队分驻于榄子根村中的大楼和村边的一间庙堂内。攻击前，武工队派张伟光、陈家营、陈家朗、周昌茂等人去侦察情况。当夜，武工队配合新六团攻击盐警队驻在庙堂的一个排。由于对方早有戒备，攻击不下，只打死盐警2人，伤6人，武工队也有2人负伤。这次战斗，虽因情况变化而未获预期战果，但震慑了国民党反动派，榄子根盐警队唯恐被歼，在第二天下午即全队撤往石头埠与该处盐警队汇合。二是农历四月初八，白沙党组织集中全部武工队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发动群众2000多人，配合新六团攻打国民党白沙乡粮仓。那天是白沙圩日，午后时分，从公馆的长岗岭至白沙海边的大路上，挑着谷箩的群众络绎不绝。下午4点多钟，武工队把早已吓得面如土色的守仓乡兵扣押起来，打开仓门，挑粮的群众像潮水般涌进仓里，破仓分粮。这次行动，共缴获国民党横征暴敛来的稻谷2000余担。7月26日，武工队又配合边纵第六支队攻克了反动据点瓦窑岭。

1949年8月，依附山口地方反动势力的沈万匪帮准备袭击革命村庄，招茂生等获悉情报后，立即组织了乌泥、英罗等7个村庄的民兵和群众200余人，提前攻打沈万匪帮，毙匪徒1人，缴步枪7支，其他物资一批，震慑了匪帮，使其不敢再来进攻。

在公馆，参加白石水起义的徐永清、徐汝竑回到浪坡，与徐永江、徐永鸿等人组成一支武工队，坚持沿海地区的革命斗争，后不断发展壮大，除巩固了北楼交通站（后改为海角站）外，还新建立了8个交通联络点和铁山港税站。1945年6月，公馆白沙武工队成立后不久，陈铭璧率部分公馆队员回曲樟、山口村、大旺山一带山区活动，发展组织和恢复地区。至1947年，由于张相琦军官大队经常进行疯狂扫荡，武工队采取分散形式，以小股活动对付。为了掌握武装，还派陈铭桂打入东成乡保队任保队副，伺机行动。1947年7月，陈铭桂在武工队配合下，率保队20多人枪起义，起义保队和武工队合编为一个独立大队，大队长叶逢绍，副大队长陈权，教导员陈铭璧。8月，该大队大部分战士编入二十四团第七连，转战到白石水山区。在白石水期间，部分党员骨干参加了陈华主办的训练班，学习结束后，陈铭璧按党组织指示，率部分战士组成的武工队，重新返回公馆地区活动。他们首先在塘背、沙边坝等山区农村组织兄弟会、地下军等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为部队传送情报，掩护伤病员和过往干部等。1948年，党从主力部队中抽调骨干，加强地方武工队力量，公馆地区武工队又有较大的发展，除浪坡武工队和陈铭璧率领的武工队外，从主力部队抽调来的周洪英、廖明、范先琪等人，各带一支武工队在公馆海边和马兰、南

山一带山区农村开辟村庄，武工队基本上控制了广大农村。这时，陈铭璧武工队分4个队活动：叶逢绍带一个队在西城乡至闸利一带；陈铭桂带一个队在石埭、沙煲圩一带，开辟南流江沿岸地区；陈均宾带一个队活动于旺盛江两岸；陈铭璧率一个队活动于六湖洞、曲樟一带村庄，并负责对各队的联系和领导。武工队在所开辟的村庄普遍建立农会和兄弟会，特别是樟木一带山村，村村有兄弟会，有力地配合了武工队的斗争。武工队还派出叶吉英等人在南流江中段的鹅山渡口建立了一个税收站，收取过往船运货税，扩大部队活动经费来源。税站在武工队密切配合下，通过做船工和货主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不但服从收税，而且主动和武工队配合，遇有敌情时，即在船上挂出信号通知武工队。一次，国民党石埭河团防几十人藏在一只下驶的船上，企图袭击税站，船工在船上挂出信号，武工队看到后，作好设伏安排，狠狠地打击了这帮河团兵，税站一直坚持工作至解放。

周洪英带领陈克永、吴章荣等人组成的一支武工队，开辟公馆至闸利公路沿线一带村庄。他们根据当地村庄大、人口稠密、地主恶霸多的特点，在当地党组织和朱伟等率领的主力部队配合下，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分化瓦解敌人。先后制服了曾任国民党广东省揭阳县长的李拂尘、海南禁烟局长李五云、陈济棠卫队军需处长赖俊超、大地主陈玉芬等当地有名的地主官僚势力，打开了受他们严密控制的盐田、陈屋、大路塍等大村的局面，震慑了这一带的反动势力，鼓舞和团结了广大贫苦农民。先后在茅斜角、陂头面组织了农会、同心会；在陈屋、杨屋墩等村庄组织了担盐会；在佛果浪、盐田、杨桃树组织了抗丁会等组织，会员达1600多人。1948年底，党组织调叶萍、叶意珍、杨建华等人到该队，并由叶萍接替周洪英任武工队领导。叶萍等继续开展对当地上层统治力量的分化瓦解和争取教育工作，取得了工作的主动权。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在盐田村举办了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武工队员自编教材，自当教师，一方面帮助群众学文化，另一方面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巩固和扩大了地区，维护了沿海交通线的畅通。

在公馆东北部山区，廖明率领邹才任、廖子秀、刘平等七八个人组成的武工队，活动于香山、南山以及滑石江两岸的马兰、长坡、朱砂岭一带村庄。他们积极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于1948年7月，活捉了原国民党军营长、六甘村官僚地主李耀武，逼迫他交出步枪10多支，扩充了武工队的实力。次年一二月间的一天，他们与黄金兰部队配合，在朱砂岭附近设伏，截击了到大廉垌勒索群众的10多名国民党巡官，经教育后给予释放，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风，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同年六七月间，他们又在朱伟、黄金兰部队的支持配合下，通过公馆圩基本群众王志立作内应，在一个晚上，进入有国民党保二团三个正规连设防的公馆圩，袭击了在范绍崇（原国民党军队团长）家打麻将的保二团军官，击伤副团长1名，营长和卫兵等数人慌忙逃命。这次行动，给了保二团当头一棒，以后再不敢下乡胡作非为。武工队在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壮大革命力量，迎接胜利到来。

8月，武工队又根据准确情报，趁警察所和保二团队伍离开公馆，内部空虚的机会，在新六团队伍的配合下，发动100多名群众参与行动，进入公馆圩，捣毁军官大队的建筑工程，缴获物资一批，又一次给保二团以沉重打击。范先琪武工队在南山一带活动，也多次给公馆军官大队以有力的打击。

1949年4月，白沙武工队动员当地群众数百人配合新六团攻打白沙粮仓，挑运稻谷400多担，大部分留作部队给养。

南康武工队

1946年7月，南康武装组成大队后，8月间，灵南苏显枢部到南康，和南康大队共同活动，主动出击，在濠洲港口与当地海上联防队作战，击沉联防队帆船2艘，毙伤联防队10多人，缴枪数支。9月中旬，南康大队和苏显枢部转移到灵南活动，不久返回南康。

9月下旬，国民党四六六团一个营和合浦自卫大队千余人扫荡南康。在龙门村包围袭击南康大队，第二中队长吴大梅负伤被捕牺牲，队伍被打散，大队长陈普坤和第一中队长陈荣坤，埋藏枪支，离队逃跑，后在廉江农村被捕叛变革命。党组织从浦北调钟古回南康，收集人员，重建队伍，成立1个中队，10月，转往公馆、白沙活动。国民党合浦自卫队扫荡过后，在公馆活动的中队开回南康，重新以武工队形式，分别返回扫管龙、栗山、石头埠、婆围、营盘等地活动。1947年春，在国民党反动派轮番扫荡的不利形势下，南康武工队又先后三批撤往公馆、白沙，不久，和公馆、白沙的队伍合编，又称珠江连，开往廉江活动。留下钟景彰、李克等10余人枪，组成一支武工队，坚持南康地区的斗争。他们主要活动于栗山、石头埠、扫管龙一带农村，从廉江回公馆后，编为合东南大队，大队长朱伟，政委钟古。1947年6月，该队开往六湖垌大旺山，编入新成立的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二十四团，作为第七连和第八连。

1947年秋至1948年春，二十四团又先后派钟景彰、欧发仁、邹锦秀等回南康，重新组织武工队，分散开展活动。南康武装斗争又重新活跃起来。至1949年，南康武工队分布情况大概如下：欧发仁武工队，活动于南乐、婆围一带。后于1949年春夏之间，抽出部分队员，由欧发仁率领，向南康与石康交界地区发展，开辟斗鸡、大岭、红碑城、十字路、清水江一带村庄；邹锦秀武工队在盐灶、早田一带；邓治武工队在石头埠、赤江、栗山、卧龙村一带活动；杨华流、叶广泰武工队在竹林、西村、白龙活动，并于1949年夏天，向北海农村发展；姚国厚、朱维河武工队在闸利的福祿、佛子、茅山、平坡一带农村开展工作。

1949年，南康武工队组织和参加了几次较大的战斗：①2月，欧发仁、邹锦秀率领武工队，发动白龙、婆围沿海村庄农民1000余人，攻打婆围乡公所。叶炳光为内应，一枪不发，缴获了乡公所步枪10余支，然后打开婆围粮仓，分谷济贫。②5月，钟景彰、欧发

仁、邹锦秀率南康武工队配合朱伟率领的新六团二连，在木村桥伏击国民党石头埠、榄子根盐警队，毙伤盐警 10 余名，缴获轻机枪 1 挺，六〇炮 1 门，榴弹筒 4 个，步枪 20 余支和弹药数箱。③1948 年底至 1949 年上半年，钟景彰派人策反南康商会队，先找商会队班排长的家属、亲朋进行教育，通过他们去做这些班排长的思想工作，进而让他们带其亲人与武工队会面谈话，使商会队副队长等人有了一定觉醒，为最后转向革命打下思想基础。

1949 年 5 月，南康武工队配合四支十团某连进逼南康，同时派人与商会队联系，终于促使商会队副队长吴成珍等 20 余人起义，投向革命队伍。镇公所守敌闻风逃窜，武工队和部队一枪不发顺利进入南康镇，开仓济贫后，召开千人大会，欢庆胜利。数天后，邹锦秀等又率武工队攻打福成乡公所，缴电话机 1 部、步枪 10 余支，并开仓济贫。④1949 年 5 月，活跃在白龙一带的杨华流、叶广泰武工队，为了打击极端反动的马栏保队，扫除开辟北海郊区农村的障碍，派姚克鲁率领武工队员 10 余人，夜袭马栏。他们化装成国民党高德驻军，叫开马栏反动保长蔡增华的家门，将蔡捕获，逼其带路逐家俘了全部保队兵。这次无声的战斗，只经过 20 多分钟，便缴获马栏保队七九步枪 10 余支，武工队对保队兵进行教育后释放，然后押解着保长和 1 名保队副顺利返回白龙。

为迎接革命胜利，武工队在开辟的村庄着手建立各级农村基层政权。先后成立了粟山、扫管龙、雷田、杨屋、彬池、南乐、居塘、盐灶、旱田、草标塘等约 10 个联村（相当于现在的村委）并在各联村成立了农会和妇女会，每户有一至几人入会，农会会员达七八千人。联村设主任，农会设主席，每个农会都组织了民兵队伍，如粟山、雷田农会民兵队拥有长枪三四十支。民兵负责放哨、监视和捕捉坏人，维持治安等工作。各联村在武工队指导和配合下，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斗争，迎接革命胜利到来。杨华流、叶广泰、姚克鲁率领的武工队，还先后开辟了北海郊区的禾沟、横路山、马栏、关井和旧场等村庄，与白龙连成一片。

西场、三那武工队

1945 年 9 月，南路人民解放军合灵独立营西场连，从遂溪乘船返西场活动。不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袭击，队伍被打散，连长王克到越南，指导员包恭等人到灵南地区活动。陈明景、包恭指派叶崇业、李甫斯、王葦安、裴凤芝等人留在西场坚持斗争，发展力量，恢复和扩大活动地区。叶崇业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扫荡的情况下，联系失散战士和当地党员周杏、詹日佳等人，组成一个小型武工队坚持斗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扫荡频繁，他们在陆地无法坚持，大部分时间只能在西场附近海上活动，晚上才能潜回沿海村庄联系群众。到 1946 年，他们在海边村庄基本群众的掩护下，化装成渔民，回到常下山、三根树、五里坡、欧屋、九指凶、马池沟、高岭等村庄活动。当时形势仍很紧张，他们不得不常常撤到海上，处于半山半海、边隐蔽边工作的状态。1947 年至 1948 年，武工队由开始 10 余人

枪，发展到 60 多人，后来编入二十四团建制，是该团的三连。武工队在马池沟、西坡岭等地发动青壮年农民，组织了民兵队伍，后来，周霖、林坚、林蔡（三人来自遂溪县，原在常乐地区）调到西场，加强了武工队的实力，活动地域进一步扩大。这时，林坚带一个队在沙岗北部活动，叶崇业率一个队活动于沿海村庄，互相配合开展斗争。1948 年 3 月，二十四团部分队伍被国民党合浦军官大队和西场自卫大队 300 余人包围于沙岗高岭王屋村，经一天激战，未能突出重围。武工队长叶崇业闻讯，即率领武工队和民兵 50 多人并联合防城的黄雄部队 60 多人星夜驰援，与该部里应外合，使该部队突破国民党反动武装的包围，安全转移。沙岗高岭战斗后，西场部队发展到 100 人，编为 2 个连，即三连和十连，三连连长李甫斯，指导员黄长业；十连连长陈冠有，指导员邓传芳。同年冬，西场武工队对西坡保队进行争取教育工作，逐步建立了联系。1949 年 4 月，当西场反动头目陈南怀疑西坡保队“通共”，企图以检阅为名，借机将西坡保队缴械时，叶崇业和当地党组织负责人黄人彩当机立断，同黄人彩一起做通了西坡保长黄仁德和保队副翟继庆的思想工作，使他们率保丁共 38 人枪起义。当天下午，起义队伍开往茅山，在武工队配合下，攻打茅山保队，毙保队士兵 1 名，缴枪 15 支和弹药一批。后来，起义队伍和武工队及原西场连队一起编入四支队，其中部分队伍编为区中队。

1948 年秋，党组织派黄长业以西场为基础，开辟钦县三那（那丽、那彭、那思）地区。他们在田底江等村庄活动一段时间后，即向三那地区发展。黄与裴凤芝、邓日富、严革 4 人组成武工队，先到三那边界活动，吸收庞东厚、张贵兴等为队员，先后开辟了那丽西边的土地田、大平桶、红沙和那丽以东的茅田江、佛子以上数十条村庄，后来又开辟了那思、那彭一些村庄，建立了 2 个交通站。1949 年 7 月，西场学生队 30 多人到三那参加武工队，上级又派陈铭昂带来 10 多个人，三那武工队骤增至五六十人，分布于那思、那丽、那彭、保安、新圩等乡镇。六万山地委任命黄长业为钦东特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参加合钦灵边区工委常委（后改为合钦边区工委常委），下面各地负责人是：那思苏文甫；那丽邓日富；那彭陈铭昂。三那武工队开辟了大片村庄，策应了合钦灵边的革命斗争。随后，四支队攻打那丽时，黄长业率领武工队积极配合部队战斗，刘汝模、刘汝纯等也率土地田村 30 多人的武装起义队伍参加战斗，并为部队扎竹梯、抬担架、筹军粮等，配合四支队取得了那丽战斗的胜利，打通了合浦至钦防地区的重要交通线。三那地区一时出现了青年参军和群众积极支持革命的新局面，那丽、那思、平吉、担寮一带青年农民 200 多人参加四支队，壮大了军队力量。

1948 年秋至 1949 年上半年，党组织先后从二十四团和其他地区抽调赖洲、朱有玃、廖萍、徐永清、陈杰、陈铭荃等人开辟乌家、石湾中站地区，并于 1949 年初组成二十四团第二十三武工队（在浦北张黄、白石水地区有郑宗仁率领的第二十一武工队，赖茂臣率领的第二十二武工队）以后又吸收当地的赖文等 10 余人，全队共 20 余人枪，队长朱有玃、

副队长赖洲，分4个组开展活动：陈铭荃率一个组向升平、那思开辟新区；徐永清率一个组在上洋、沙岗一带活动，并负责与团部联系。该队注意发展党的组织和开展统战工作，先后吸收了陈铭荃、陈杰等近10名队员入党，队里建立党支部，支书朱有玃（前）、徐永清（后），组委赖洲，宣委刘尊民。同时，重视开展统战工作，他们通过朱兰清同志的关系，派人进入石湾浊水村（今称清水村），找国民党合浦县参议员罗国康（原石湾乡乡长），向他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形势，争取到罗国康支持革命，同意武工队进村活动，遂开辟了浊水村，对这一带村庄影响很大。继而利用朱兰清、李廉东与乡长陈绍福的同学关系，对陈开展争取工作，在一些村庄建立两面政权。在上洋、沙岗、中站活动的各组也开辟了大批村庄，使中站一带成为北枕山区，南联党江、西场，西通三那，东连县城的游击根据地。

多蕉、道歌北武工队

1947年秋，二十四团派黄平（黄祚利）、陈汉煜开辟武利江下游地区。他们联系当地党员刘宝兴、陈铭杨等六七人，组成一个武工队，在冲掘垌、车板、皇后、水尾垌、多蕉、旧州一带村庄活动。次年秋，黄色素、林坚、矮陈等遂溪干部调入该队，常乐武工队扩大至十余人，分2个小队活动，由黄色素、陈汉煜各带一个队，统一由黄平领导。由于该地区是平原地区，武工队活动容易暴露，群众工作较难开展。武工队便采用政治瓦解方式，向当地影响较大的反动堡垒开刀，为开辟村庄创造条件。黄平两次深入旧州反动堡垒吴屋，找曾任过常乐自卫队长的吴某和吴屋族头谈话，宣传解放战争形势，展开政策攻心，提出解散保队，撤除哨卡，不准袭击武工队，允许武工队进村活动等条件。吴屋保队慑于形势和武工队力量，一度收敛反动气焰。武工队先后开辟了这一带的旧州、皇后等一片村庄。水尾垌保有10余个村庄，该保有朱子炎，曾任常乐乡长，他组织保队设卡放哨，使武工队难于进入。黄平便通过组织，把与朱子炎有过交往的穆致昌调来协助工作。保队兵都熟识穆致昌，黄平便通过穆致昌叫开哨卡，带领武工队进入水尾垌找朱子炎谈判，朱最终同意武工队入村活动。于是，武工队每晚进入一个村庄，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发动群众，陆续开辟了该保的莫屋、岭脚、中间村、陈屋、吴屋、阍猪坡等近10个村庄。群众迅速觉醒，在武工队帮助下，组织同心会，团结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到1949年间，这一带除京竹寮外，村村组织了同心会，会员达数百人。1949年9月，边纵四支十团袭击常乐国民党驻军，武工队事先侦察了敌情，绘制了常乐国民党驻军布防情况图，配合部队取得了常乐袭击战的胜利。

在石康道歌北一带，1946年，二十四团派陈定恭建立武利江税站，带领武工队在沙帽岭附近开展游击税收。1948年秋，从遂溪过来的周霖、陈光、陈均、沈余、陈棋和陈祥（“老一团”西征留下）等，与陈定恭、刘开祥、赖三、赖六等原在当地坚持斗争的人员组成一

个武工队，由周霖、陈祥、陈定恭负责，在武利江两岸的桥头、东边埭、双冲口、豹狸、沙帽岭一带活动，巩固发展游击根据地，保护和开展游击税收。1949年夏天，陈明景又率领黄平、王玉桃、李炳等10多名干部组成的工作队来到这里，与当地干部一起深入发动群众。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开辟了大片村庄，建立了农会和妇女会、同心会等组织，其中妇女会15个，入会妇女达三四百人。还发动群众在各村选举村长，负责村庄工作，这些是合浦党组织领导的初期建立的农村基层组织，为迎接解放作了准备。

大成、白石水武工队

大成一带是革命老区，但有些村庄在国民党长期围剿下变化了，其周围还有许多受国民党控制的地域，需要做许多工作，重新开拓成革命根据地。

1947年夏秋之间，二十四团派出郑宗仁、雷志南等人，组成第一武工队，由郑宗仁任队长，开辟张黄附近六罗、马栏、白石水、北通、升平、旧州等地的村庄。不久，又派出赖茂臣、梁国珍、李保山、王惠琼、叶仁甫等人，组成一支武工队，派赖茂臣任队长。为了迷惑国民党反动派，赖茂臣武工队称为第二十四团第二十二武工队，第一武工队也相应改为二十四团第二十一武工队。两支武工队在这一带地区互相配合，深入村庄，发动群众，开辟新区，配合主力部队的斗争。第二十一武工队在龙门冲、那陈坡、书房岭、东村岭、大园坝、凤凰角一带村庄，把青壮年农民组织起来，建立民兵队伍，配合武工队开展对敌斗争。1948年，从遂溪过来的陈马仁、王某（化州人）、潘某（化州人）等被编入第二十一武工队，陈马仁任指导员。第二十二武工队活动于横流水、张黄西至旧州之间的农村，先后恢复和开辟了以横流水为中心的猪口山、那田垌、茅岭、木头塘、山塘子、低浪塘等大片村庄。在开辟槌子麓、山塘子时，武工队员包大、赖四2人被槌子麓保长叶六龙杀害，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武工队除在各村庄建立民兵组织外，还注意培养农民积极分子，在横流水和古城塘吸收了大陈、王永宁、王亚四等人入党。二十四团第二十一、二十二武工队在白石水至张黄山区农村之间的革命斗争，配合白石水队伍巩固和扩大了白石水、大成游击根据地，使之始终成为二十四团可靠的后方基地。1947年秋，二十四团还先后派李明、陈廷、朱有玳到灵南伯劳开辟新区。

1945年5月，由于敌军优势兵力疯狂扫荡，留在合浦坚持斗争的黄河大队撤往廉江。黄河大队撤离白石水时，留下陈明景、赖作亮、李通等11人。陈明景转到灵南等地活动，并指示由赖作亮任队长组成武工队，坚持白石水地区革命斗争，明确他们的任务是：恢复原有地区和交通联络，保持与上级联系，开辟新区，为部队打回来做准备。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军一五五师除了经常出动扫荡外，还大搞并村围闸，砍林烧山，企图困死武工队。武工队采取时分时合、日宿夜出的活动方式，白天在犁塘脚、岩石村一带的山洞中隐蔽，晚上入村找群众联系，开展工作，斗争异常艰苦。不久，苏显枢率领灵南队伍20

余人，到谷埠、双涌口、白石水一带活动，赖作亮率武工队与他们密切配合，坚持着这一地区的武装斗争，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的打击，使老区群众看到在这块土地上还燃烧着革命的火种，增强与反动派斗争的信心。日军投降后，黄家祚率合灵独立营白石水连回到白石水，与坚持在白石水、灵南地区斗争的白石水武工队和苏显枢部队汇合，白石水地区武装斗争又重新活跃起来。在党组织领导下，他们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采取时分时合的活动方式，与道歌北、张黄和灵南香山等地队伍互为犄角，配合斗争，巩固扩大了白石水、大成游击根据地，为以后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合、古立武工队

在合灵两县交界的三合、古立地区，属灵山党组织管辖，从1946年春开始，就有武丁队和游击队在鸭子涌、六寨、大垌、暗石鸠、松木岭、大坪坡等山区农村活动，后发展建立了合立中队，队长包传佳。后来，该中队大部分人员于1947年编入灵山十八团，留下小部分人员坚持地方工作。1947年冬，为了加强巩固老区和开辟新区的工作，曹之醒根据谭俊、陈铭金的指示，先后调刘业钦到古立，刘业金、李佐才、闭健才等到定更，曹效芬、曹宪章等到三合，与原在古立的陈家仪、曹鸿雁以及原在三合的曹琚珍等人一起，开展合立地区的工作。1949年春夏间，陈铭金率刘业钦、邹才英、黎航、刘业金到该区，加强和指导工作。在此期间，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总支委员会，建立四支队政治部主办的《大众导报》石印版的翻印出版工作基地，下辖古立、三合、定更、良庄党支部。在山区农村广泛发动农民，组织革命群众建立“同心会”，并建立武装队伍。1949年10月间，党组织将合立地区武装骨干200多人集中到鸭子涌培训，后来，这支队伍一部分编入灵山十二团，另一部分组成2个中队，分别参加接管北通、三合乡公所的工作，成立人民政府。

小江武工队

合灵队伍西进受挫回到灵山后，发生了两件事，一是1945年8月23日天亮前，部队由矮白田转到大水麓，在一个山麓中隐蔽休息。拂晓时，队员冯九（冯振威）叛变，打死冯明、陆仁廷2人，打伤宋家培并带走他的乡亲谢百芳，宋家培后因伤势严重医治无效死亡。在宋家培受伤当时，领导命令高芳贤负责把宋家培抬到包四哥那条村东边的小庙里请人治疗，但高芳贤临阵逃跑。二是高芳贤逃跑后，部队领导派宁业富、陈家桂和高芳颐（高芳贤的兄弟）回小江了解情况，并与张启泰取得联系，为部队开回小江活动作准备。逃跑的高芳贤潜伏在宁业富隐蔽的打鸡涌，用大柴刀砍杀宁业富，致宁业富重伤。（高芳贤隐姓埋名逃到思乐县，娶妻生了2个子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知道隐藏不下去了，竟砍死妻儿，被公安部门逮捕，查明前后罪行，被处决。）

这两件事的发生，使全队上下都从中得到了教训：要注意审查队伍，加强内部的政治

思想工作，加强形势教育，坚定大家克服困难、坚持革命到底的决心。

11月，广东南路抗日解放军第一团（“老一团”）奉命西进十万大山，巩固和扩大十万大山革命根据地。“老一团”路经灵山，到达灵东南的古文水。当时，灵山部队和小江部队正在这一带活动，中共南路特委常委、原钦廉四属特派员杨甫和“老一团”领导便在这里召集合浦、灵山两县负责人汇报情况。杨甫传达了中央和广东省委关于日本投降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要求四属武装队伍坚持长期的艰苦奋斗，小江部队要转回小江活动。

小江部队回到大冲水沙木麓，稍作停留，练炳强派人去找原留在这里坚持工作的张启泰来汇报情况。了解到部队离开小江到灵山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对小江游击区进行反复扫荡，并强迫群众并村围闸，妄图断绝部队与群众的联系，群众产生了害怕心理，不少村庄群众不敢收留部队进驻。

小江部队回到小江不久，在一次战斗中缴到大批布匹，政委叶信芳借口带这批货物去卖，离队而去。谭俊在廉州找到他，动员他回队，他不肯，以后去越南经商。此后整个队伍的政治、军事工作重担都落在大队长练炳强的身上。

练炳强根据小江的情况，决定采取武工队（组）的形式开展活动，并将部队分为两部分，将适合做群众工作的队员分为几个武工小组，分片包干，深入农村，宣传群众，恢复和发展农村游击根据地。派宁章毅、陆金廷负责那白岭一带的工作；宁业富回北河坡、麓表湖、地突尾一带活动，并做好学校的统战工作；冯日升、冯彪回沙江做好恢复工作；高芳颐回云坊、六图活动；庞世昆、冯存贵回苏村活动；刘信汉到沙塘，并前往下垌马长田与李长龄联系，开展小江西南部工作；张启泰继续在大冲水一带活动；其余30余人则重新组成武工战斗队，主要任务是打击反动派、特务分子和坏分子，以利于各个武工组工作的顺利开展。工作的重点放在武装工作队方面，两者互相配合，共同促进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各个武工组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恢复了原来活动的地区，还开辟了一大片新区。那白岭武工组只用10多天便恢复了垌心、那白岭、头山，发展到平风坡、庙屋岭、六窿一带村庄，从而连成了一片。练炳强便常住在这里联系和指导其他各片的工作。沙江、云坊、苏村以及小江西南部，亦相继恢复了原有关系村庄并迅速发展了大片新区。沙江、云坊直至六图水尾、南至文山及里外涌，直下沙塘、崩沙田、朗涌口、下垌，连成了一片。苏村也与六流、高基、大涌水连成了一片。北河坡原留下的宁瑞文接上了关系后，积极工作，又恢复和发展了北河坡一带村庄。由于活动地区扩大，群众有革命部队作为后盾，就改变了部队刚回来时的心态，部队的供给也有了改善。

1946年春节前，小江粮价高涨，群众生活困难，主要是奸商抬高价格，收购粮食，偷运出口。武工战斗队根据群众的要求，于1月19日晚，在水儿口拦截并分了奸商偷运出口的一批大米。这是小江大队回到小江地区后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这次行动震动很大，奸

商再也不敢抢购大米出口，粮价骤然下降。

西塘方面，由于陆正修、陆勤盛、陆东辉参加了部队，很快开辟了西塘、大秧地、竹根地等一片村庄，使那白岭、西塘至沙江一带连成了一大片。练炳强又率武装队伍到西塘，亲自通知宋屋地下党员宋传克、宋其英秘密到部队驻地汇报工作，并给她们布置新的任务，还派黄金兰、黄福隆以大麓冲为基地，向茅坡、平马、大朗一带村庄开展工作，使之与西塘连成一片。1946年春节，小江部队开到了相思埭安营，过了一个欢乐的春节。

由于那白岭一带已得到了巩固，春节后，宁章毅又奉命到小江以南一带村庄工作。这里原有宁业富与宁瑞文经常在北河坡、车麓肚、大路底、西山塘、水井头、麓表湖、地突尾、塘基垌、东心坡、中间村等地活动。宁章毅在沙九坪、石球田等村的基础上，开辟博白县那林的山鸡麓、大垌、四方田和属小江的沙梨塘、大塘坝直至鹤田坡、马长田一带。当时，刘信汉、李长龄已发展到了祖坟山、大廖、乌垌等村庄。练炳强指示成立武工组，宁章毅为武工组长，刘信汉、李长龄等人为组员，以大石岭为中心，开展马长田以南一带村庄工作。武工组就在马长田及沿河两岸到太贵以及章家一带活动。到5月，除了宋屋地主集中的村庄以及沙长坡反动乡长统治的村庄外，小江东南西北广大农村均为小江大队所控制及经常活动的地区。整个根据地从南到北约30公里，自东至西约14公里，游击队活动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

小江圩当时是反动乡公所所在地，只要打下小江圩，打击驻在那里的反动武装，小江革命斗争就能巩固稳定下来。小江大队的领导练炳强和开到小江地区的灵山大队的领导陈铭金、莫平凡经过研究，决定袭击小江圩上的反动堡垒——乡公所。1946年5月5日晚上，突击队从西边攻入小江圩后，由于乡公所房屋坚固，又无攻坚武器，不宜恋战消耗弹药，只好撤出战斗，但却逮捕并枪决了小江的反动街长吴华衡，群众拍手称快。这为后来开展小江街上的工作和建立税站扫除了障碍。

为了开辟和巩固农村根据地，对于那些坚持与革命为敌的反动保长，如云坊片的谭崇卿（绰号卷毛五）、街口坡社底村的冯学纪、下洞江的包大埔等，就要坚决除掉。包大埔曾于1946年3月初带领反动武装包围平山坡，抓走部队交通联络站交通员李十一哥（后被害于合浦监狱）。为了杀一儆百，部队决定袭击下洞包家，将包捕捉，并枪毙于小江张屋岭。

在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嚣张气焰的同时，在农村又组织“同心会”，不但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包括不愿与人民为敌的保长也可以参加。主要是防备反动派来围村抓人，当村里有人被反动派抓走时，“同心会”就发动大家签名担保，证明被抓的人是好人，迫使反动派在无证据的情况下放人。那白岭村被抓走七八人，北河坡也被抓走宁章刚等3人，他们都是得到该村的同心会发起签名担保，迫使小江反动乡公所放人的。这样做，大大地助长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勇气。

在恢复和发展农村根据地的同时，小江大队的领导很重视发挥战斗队的作用，小江战斗队与灵山大队联合攻入小江圩之后，又长途奔袭了博白县属的太贵圩反动乡公所，缴获八九支长短枪，摧毁这个反动政权，为开辟马江一带扫除一大障碍。

后来国民党合浦县政府派李伯云率自卫大队到小江“进剿”。自卫大队一到小江，灵山大队即转移回灵东南，小江战斗队人数不多，分散活动，与自卫大队周旋，凭着农村较好的群众基础，还有深山密林，使自卫大队找也找不着。大队长练炳强和陆金廷经常在那白岭、平风坡等村隐蔽，可与自卫大队隔岸（只一江之隔）相望，自卫大队却没有发现。自卫大队驻了10多天，围捕了几回，一无所得，便收队撤走了。

1946年3月，小江部队在大水麓整编为1个营（下辖4个连），原抽到地方武工队的宁业富、宁章毅、刘信汉、冯日升、李长龄、庞世琨、高芳颐、陆金廷等骨干重回部队，分别担任营、连领导职务，开始了新的武装斗争阶段。

1946年5月中旬，灵山部队再次开到小江，配合小江部队活动。一天小江圩日，2支队伍的领导研究决定，派灵山部队2个人，小江队派龚七兄弟几个，在平马到茅坡路段活捉宋屋一反动保长。派出的人刚到饭店吃饭，突然遭到反动武装的袭击，牺牲了灵山的2个人。当天，黄金兰正带领部分队伍，配有轻机枪1挺，住在头山村。下午5时左右，发现有10多个反动乡兵前往平马，于是决定，待天黑时渡河到竹根路边坟地埋伏，等反动乡兵回来将他们消灭。不料，部分队伍刚渡过河，到达伏击地点，正在观察地形，选择机枪位置时，黄金兰发现前面有人走来，知道是反动乡兵，立即开枪，机枪手虽还没有到达埋伏地点，也即向对方扫射了一轮，反动乡兵走散了，收不了队，黄金兰队伍也撤回了沙江。

乡公所的反动派发觉小江和灵山部队住到其周围村庄，立即急电合浦县反动政府，要求派兵来“进剿”，第三天，自卫大队长李伯云即率领300多人前往小江进攻。

自卫大队开始“进剿”的当天，练炳强率领的战斗队和灵山部队就驻在大麓冲，自卫大队兵分两路来“围剿”：一路从平马正面开来，另一路从文头麓西南方向开来。当时，陆金廷、龚瑞威率领的部分战斗队就在文头麓村。自卫大队从村边经过，没有发现合灵部队，练炳强所部和灵山部队登上大麓冲后边高山和自卫大队接上火，打了半天，伤自卫大队数人，下午撤出战斗，急速向大王关、大冲水方向转移。灵山部队有两人及陆亚生与部队失去联系，在大冲水被自卫大队杀害。自卫大队撤走时，又经过文头麓村，依然没有发现陆、龚部驻在村里，为了避开自卫大队，灵山部队撤回了灵山，练炳强率领小江部战斗队与自卫大队周旋，自卫大队奔跑了几天找不到合灵部队，只好撤回合浦。

自卫大队一撤走，小江反动乡公所不敢出动，小江武装部队又主动活动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合浦和博白两县的反动政府又策划了新的阴谋。

1946年7月14日晚，国民党合浦县自卫大队突然开来，半夜袭击基本群众村庄——

苏村，但找不到小江大队。15日晚又包围那白岭村，同样扑了空，只胡乱地抓去了七八个群众。自卫大队向山区“围剿”，小江大队便转移到西南寺屋面村隐蔽。16日晚上，自卫大队又包围北河坡，抓去了宁章刚等3人。小江大队考虑到，在不靠近高山密林地帯活动，万一与自卫大队发生战斗，敌众我寡，困难更大。为了安全可靠，当晚又转回沙江，布置好沙江工作后，即转到立石水。由于没有及时发现大冲水有敌情，更不知道村长宁家志的堂弟、那林乡反动副乡长宁家镇已勾结了自卫大队，26日下午，练炳强带领小鬼二先到合博边新田麓张启泰处，晚上又通知黄金兰立即率队伍转移到新田麓。岂知自卫大队正计划当晚包围新田麓要抓张启泰等人，小江大队固然不知道自卫大队当晚的行动计划，自卫大队也不知道小江大队队伍要转移到新田麓。黄金兰率队刚到麓口平坡村时遇着下大雨，队伍便进村避雨，稍作休息。平塘境村（与平山坡村只一溪之隔）堡垒户包八哥知道后，立即冒雨过来说有敌情迹象，叫大家提高警惕。天亮前队伍转移到了新田麓，由于天一直下着雨，部队没有放哨，大家疲劳，睡到天亮，一起床就发现戴钢盔的自卫大队已把只有一户3人的新田麓小村包围了。天大亮时，又发现驻地前面山上和后面丛林及北面山坡都布有自卫大队，对面100多米处，清楚地看到自卫大队一个中队长正和那林乡副乡长宁家镇指手画脚地说话，这才意识到这个宁家镇出卖了自己的堂兄宁家志，是他带领自卫大队深入山区来对小江大队“进剿”的。一会儿，有三个拿枪的自卫队员从北面山坡走过来，其中有个姓冯的班长一直摸到围墙小竹门就开门跨进去，说时迟，那时快，练炳强叫声“打！”一阵枪声，姓冯的班长倒了，其余两个也带着伤往后山逃窜。练炳强边下令“冲出去”，边与黄金兰带头冲。练炳强刚出大门口，自卫队的两挺机枪从西南面山头猛烈地扫射过来，练肩部和背部数处中弹。宁章毅、黄金兰、宁业富先后冲了出去，在自卫大队的枪林弹雨中侥幸脱险，不少战士伤亡。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多钟，宁章毅在山林里见到陆金廷、邓桂初和新屋的阿九等3人，据他们说，练炳强和宁章秀、黄厚佳、黄少廷、陈二仔等牺牲了，陈家桂也受了伤。这是小江人民抗日武装起义以来，遭受到最大最沉重的一次打击，连大队长练炳强在内总共牺牲了13位指战员，这就是“新田麓事件”。

新田麓事件后，革命者没有消沉，小江地区人民愤慨无比，大力支持小江部队，大家捐款给部队购买机关枪和其他武器装备，不到一个月时间，共捐谷、牛、猪等物折款达40多万元（国民党币），足够买两挺机关枪。有了两挺机关枪，队伍战斗力大大加强，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至1947年春，小江部队由一个武装战斗队扩大到了一个营，改称小江独立营，下辖4个连，共300多人。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合浦县大队纠集地方乡保队和地主恶霸武装，对小江部队反复进行疯狂扫荡。11月，小江部队转战灵山、横南等地，直至年底才回到小江地区。在小江部队离开期间，小江各地除了小股武工队仍坚持斗争外，1948年春节刚过，谭俊率领二十四团教导队30余人，组成一支武工队，挺进地处合博边界的马江禾苍水，向菱角、马子

嶂一带发展。此处山高林密，地形险峻，历来为盗贼集散之地，地主恶霸势力往往与土匪勾结，活动十分猖狂。武工队来到后，国民党乡长陈礼昭便纠集保队和土匪，经常对武工队进行袭扰，企图把武工队赶走吃掉。武工队寻机于一个黄昏狠狠地伏击了这批乡保队，迫使保队一时收敛了反动气焰，武工队在糯米江、马长田等村站稳了脚跟。不久，谭俊率大部分武工队员到猪笼村和陈明江率领路过的新一团会合，后转向横流水，留下吴彩佳等人以及原在该地活动的陈廷，组成一支武工队，坚持该地斗争。他们经常同群众一起劳动，帮助群众解决各种困难，在群众中逐步树立了威信。通过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在糯米江、大丰塘、赵屋、大田岭、棺材湾、鸡笠塘、坡禾地、鸡屎坡等村庄，先后组织了“同心会”“兄弟会”，会员达数百人。武工队还在石埭河团袭扰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到解放，对部队支持很大。

小江部队于1947年底回到小江后，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扫荡过后，群众遭受严重的摧残迫害，革命情绪低落，返回的部队也只有三四十人。在此情况下，小江部队同过去西进回来时一样，除保留少数武装队伍外，把部分人员抽出来组成武工队，派回原活动地区或新区，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建立政权，开展征粮征税和扩军工作。抽到地方工作的人员，经过半年时间的艰苦努力，使大部分老区得到恢复。1948年夏秋之间，党组织派黄河、林里仁、彭蔚藩、周平等到马江，重新调整武工队力量，分两路扩大活动地区：一路由林里仁率领向小江方向发展；一路由梁国珍、吴彩佳率领向马江以西的牛皮滩，陂角一带发展。为了配合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根据上级指示，小江部队20人由黄金兰率领编入二十四团，其余人员分赴小江各地，开辟村庄，发展壮大革命力量，迎接解放。武工队在小江周围地区，积极开展斗争，并恢复和建立交通站，加强交通情报工作，其分布大致如下：冯彪武工队活动于马江两岸的十字铺、那球地区；黄福隆武工队活动于小江以北地区，在垌心设交通站，名“月站”；李长龄、王栋武工队在小江以南的白沙塘、乌垌、龙门、落马岭一带，在白沙塘设交通站，名“日站”；陆正修武工队在龙门、马栏以东一带村庄；谭家驹武工队在龙门东南地区；冯强武工队在安石一带，在安石设交通站，名“天站”；林里仁武工队在张黄北一带，设交通站，名“地站”。1948年冬，小江正成中学学生党员吴家俊带领李子英、谢发祥、韦世美等20多名青年，到白石水训练后，大部分调入各武工队，马江两岸广大农村成为共产党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1949年，武工队一部分编入主力部队，一部分发展为区中队，继续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战斗。

寨圩武工队

1947年初，灵山党组织根据四属特派员陈华的指示，抽调人员开辟合灵贵博六县边地区。先由刘益基、韦二十六哥、刘业余在六鸭村、秋香村、大雾村建立基地，随后派刘业铿、蒙英翰、刘业钦、温之辉、刘开智等率武工队到寨圩和灵东地区活动。刘业铿率黄权

高、孙运彩等入到寨圩，先和当地党员韦善良等取得联系，夜间串村活动，白天以探亲访友或经商作掩护，把失去组织关系的黎善团、覃大海、韦福余等人组织起来开展活动，先后开辟了枫树坳、大务、蒙竹、宾州、鸭塘、六黎、山鸡等 10 多个村庄。蒙英翰等依靠基本群众冯以祺、冯明、杨二叔等的帮助，首先在大务村站稳了脚跟，即从开展统战工作入手。上层人士覃炳璋思想进步，一贯支持拥护共产党，也是蒙英翰初中时代的校长，当时任寨圩中学校长，是寨圩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蒙英翰找到覃，对他说明来意后，覃表示尽力帮助。武工队进入覃的家乡土东一带村庄活动。土东一带地主富户较多，封建反动势力比较强大，武工队的活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一些地主恶霸就到寨圩报告覃炳璋，覃说：“这是我同意他们入村活动的”。武工队要地主捐粮、捐钱、捐枪支持革命，地主又跑去向覃炳璋告状，覃对他们说：“他们都是好人，你们如果有的话就给一些他们嘛！”当地地主虽然对武工队又怕又恨，但慑于覃炳璋的威望和影响，也无可奈何，只好任由武工队活动。蒙英翰还对他的老同学、当时任土东乡长的莫杰材进行争取教育，晓以大义，取得了莫杰材的暗中支持，有利于工作的开展。至 1948 年春，比较顺利地开辟了土东一带大部分村庄。1948 年夏，党组织派温其进、陈家钦率一个连队，到寨圩、土东、兴业边界等地活动，配合武工队开辟新区。七八月间，谭俊、陈铭金、梁干率领一支队伍，到寨圩地区检查指导工作，到寨圩后，把所带部队分散为小组，与当地武工队一起活动了两个多月，巩固扩大了六县边游击根据地。

1948 年 11 月 15 日晚上，发生了斑鱼塘事件。武工队员何国雄、谭天鹏、蒙金声、陈福兴等人住斑鱼塘村，次日清晨，遭到前来搜查的福旺自卫队 100 余人的围攻，被包围在地下交通员周发文家中。何国雄镇定自若，指挥队员利用稻草作掩护，坚持战斗一天，打退自卫队数次进攻，毙自卫队 1 人，伤数人，缴获步枪 1 支，子弹 500 多发。16 日黄昏，何国雄等人乘自卫队开饭之机突围转移。自卫队恼羞成怒，杀害了屋主周发文，并放火烧毁了斑鱼塘村民房。自卫队的残暴并没有吓倒武工队和革命群众，突围出来的队员在群众的帮助下，转到六鸦村与陈铭金等人会合，在自卫队天天扫荡的恶劣环境下隐蔽地开展活动。随后，又转移到宾州、乐民一带，与蒙英翰、刘业钦等会合，开辟新的地区。

1948 年夏至 1949 年，刘业铿、刘开智武工队以灵山东北区为主，并经常到寨圩、乐民一带配合活动。其他武工队则分三路先后向六县边地区发展：蒙英翰率一个武工队向兴业方向发展；李佐才、闭健才、刘业金一直由横县马山发展活动至贵县、永淳县三里、五里地区，深入到壮族山区；陈国瑾武工队向贵县发展；刘业钦武工队向博白发展。蒙英翰武工队到兴业后，以铜仙乡铜锣村为基地，先后恢复了桂东南起义时的老区寨德村、竹山村等村庄。恢复了党的组织活动，并建立游击小组，继而开辟了横县的马山、百合和灵东一带村庄。1948 年秋，他们重回土东一带活动。陈国瑾武工队到贵县，在木格、木梓、雅塘、香江等地发动群众，组织“同心会”，培养吸收有觉悟的农民入党，建立了党支部，

直至1949年上半年才转回寨圩活动。1948年底，党组织派刘业钦、梁文旭到博（白）西，恢复覃振声在桂东南起义时的活动地区双凤一带。他们以“逃征兵”为由，诈称姓彭，住进一个彭姓聚居的村庄，白天帮群众做工、烧炭，晚上开展群众工作。当地群众由于亲眼看到覃振声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报复杀人的惨状，不敢接近武工队，工作难于开展。武工队宣传革命道理和全国大好形势，稳定人心，启发群众觉悟，恢复和开辟了这一带十多个村庄。到1949年夏，寨圩地区的几支武工队，先后恢复和开辟了合浦的寨圩、土东、乐民、六硯、平睦一带；兴业县铜仙一带；横县马山、百合、罗凤一带；贵县的木格、木梓、雅塘一带；博白的官垌、双凤一带和灵山东部地区大片村庄，在农村普遍建立了“同心会”。仅寨圩一带农村就组织了30多个“同心会”，会员达400余人。在农村和寨圩中学，培养吸收了覃甫英、曾庆肇、韦兰吉、韦兰芝等有觉悟的农民和学生50多人入党。蒙英翰还按上级指示，审查恢复了覃大海、黎团、韦良善等人的党籍，壮大了党组织和武工队力量。同时，武工队还派党员黎善航回去寨中活动，在寨圩中学组织了80多人的“支援游击队小组”，几乎每个班都有一个小组，组员除参加地下党布置的活动外，还先后捐献了大米3000多斤，以及金银器一批支援部队。尔后，大部分组员参加了部队，和武工队编为一个大队，下辖寨圩中队、桂兴中队、灵东北中队。后来，蒙英翰率领这支队伍到灵山与原十八团部分队伍会合，于1949年4月，整编为边纵四支十二团，为最后解放钦廉四属地区继续战斗。

中站武工队

中站，又名鸦采木站，是中共合浦地方组织在1945年8月由苏显枢、庞殿勋建立的交通情报站，由赖敬中和赖文负责，是西场和合灵南联系的必经之地。鸦采木站位于合浦、钦县、灵山三县边境，原属合浦县白花塘乡（今为石湾镇），周围有林屋、吊丝榕、土瓜、九曲陂、苏屋、垌口等村庄。1948年1月，二十四团政委陈明景从部队和地方调来朱有玳（朱基）、细邓、刘尊民、廖萍（女）等人，加强中站的力量，建立党支部和武工队。朱有玳任支部书记兼武工队队长，赖洲任组织委员兼武工队副队长，刘尊民任支部宣传委员，廖萍任交通站长。随后建立洪朝江税收站，赖文任站长，黄六哥协助收税。在此期间，党支部先后吸收赖敬中、赖文、赖高八叔、黄六哥、何恒和入党，使各项工作迅速发展起来，武工队扩大到20多人枪。中站武工队活跃在合钦灵边，人民群众感到安全，国民党当局非常畏惧。

上洋乡白坭村有两名惯匪，冒充游击队，到处偷群众的耕牛、生猪和鸡鸭，并奸污妇女，无恶不作，当地人恨之入骨。武工队查实后及时逮捕枪决，用武工队的名义把布告张贴于各村庄和附近圩镇。武工队决定把工作伸展到县城，把工作做到国民党内部去。朱有玳有个亲侄子朱株（朱庆星）在廉州中学（广东省立廉州中学）读高中，他便写信给朱株，

派人送到廉中。朱株接信后，当晚即跟随送信人到香炉面村交通站与朱有玑见面，研究在县城如何获取国民党反动派情报等事宜。朱株返校后，立即与同学廖益国、朱有义等5个进步青年，按朱有玑的布置，绘制国民党军据点分布图亲自送交中站，之后三四次到交通站汇报廉州国民党反动派的动向。上洋乡酒席坑村岑蔚庆在合浦简师读书，主动派人和交通站及武工队联络。赖洲亲自到岑家，布置岑了解县城敌情和简师师生、廉州居民动态。岑蔚庆及时汇报情况，圆满完成任务，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易志贤是中共党员，他联络廉州的地下党员，将县城敌情及时送到中站，还搞了很多医药、经济支持部队。中站武工队由于多方调动各种力量，对廉州敌情了如指掌，取得活动主动权。

武工队在紧紧依靠基本群众的同时，也十分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和争取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人，化阻力为助力。鸦采木村赖汝玑任保队副，他和胞兄赖汝钦反对二胞兄赖高八叔参加武工队做通信员。武工队了解到他们出身贫苦，本质是好的，只是为避免征兵才干上保队副，决定由赖洲利用宗族关系，多次上门拜访，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使之转变了态度，支持赖高八叔参加革命工作。后来经过不断教育，赖汝玑参加了革命，积极做上层人士的工作。

白花塘乡乡长陈绍福与朱兰清、李廉东是廉中同学，为争取他的支持，武工队和交通情报站通过鸦采木村开明绅士易朝伟等人，把朱兰清写给陈绍福的信送给他。朱有玑、赖州代表朱兰清、李廉东向陈绍福问好，请他支持革命，向他提出四条要求：（一）白花塘乡公所若在中站地区进行“三征”，事先要向武工队打招呼，取得武工队同意；（二）国民党反动军队如来骚扰中站地区，要迅速秘密通知武工队；（三）不干扰武工队在白花塘乡的活动；（四）双方来往要严守秘密。陈绍福听后，表示接受，从此，武工队在白花塘乡的工作开展得较好。（陈绍福在解放后参匪暴乱被处决）

钦县那彭乡周屋村朱敬亭（朱光玉在三那进行地下革命活动时经常在他家居住）和罗超禄合股经商，从三那往上洋、总江口、廉州等地必经中站，他要求武工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表示乐意缴纳合理税款，武工队同意，他们也很高兴。

第十保浊水村（今称清水村）罗国康，任过白花塘乡长，当时是合浦县参议员，也是朱兰清、李廉东的中学老师，为了争取他支持革命，朱有玑把朱兰清和李廉东写给他的信转交给他，请他支持革命工作，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之后武工队在这一带活动很顺利。

上洋乡副乡长何家坤与岑焕祥的亲妹夫何光阔是同宗关系，武工队通过岑焕祥写信给何光阔、何家坤，两人与武工队交谈后对武工队尽力帮助，何家坤不但为武工队患病的队员送医送药（其父在上洋开有保元堂药店），而且还送步枪和子弹500发给武工队。

中站武工队在中站的革命斗争中，紧紧依靠群众，为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四节 合浦第三次党案事件

中共合浦地方组织自1938年重建之时起至1944年，先后发生了两次大的政治事件：一是中心县委被破坏的“儒家巷事件”；二是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杨甫的掩护职业商店“永信烟庄”被查封。1947年春夏之间，合浦南康、北海地区地下党组织连续发生了党员被捕叛变的严重事件，被捕的党员和群众二三十人。这是合浦第三次党案事件。

1946年6月，为了恢复和发展钦廉四属党的工作，中共南路特派员温焯华派南路特委委员、湛江特支副书记廖铎（刘鑫，绰号“四眼刘”）到合浦任中共廉北联络员，负责合浦、北海地下党的工作。廖铎曾因生活腐化犯错误受过处分，起初不愿意到合浦工作，经组织动员后才勉强到任。廖铎到合浦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调查合浦“永信烟庄事件”，整顿廉北党组织，审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廖铎到合浦前考虑到北海市镇大，商业人口多，故决定驻在北海，以商人面目出现掩护身份。廖铎到北海后，先后在文明路、商会附近和珠海路的“永丰行”居住，还设了5个交通联络点：张放家、广瑞祥药行、华商行、南安客栈和陈家客栈附近的熟烟摊。廖铎通过上述3个住处和5个交通联络点与部分党组织负责人取得联系，开展工作，并在张放、卢传义、岑焕祥等协助下，经过调查考察先后恢复了廉北区一批党员的组织生活。9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任陈华为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陈华到北海后以商人身份出现，并通过廖铎与合灵及钦防的党组织联络员谭俊、谢王岗联系，开展审查合浦“永信烟庄事件”、恢复钦廉四属党的组织关系和恢复武装斗争的工作。这时，廖铎直接受陈华领导，主要是往返北海和南康做些联络工作。

1946年冬，国民党一五六师四六六团纠集合、灵两个县自卫大队共1000余人，“扫荡”合浦东南地区，妄图歼灭合东南武装。在南康龙门村附近，吴大梅中队被包围，在战斗中吴大梅中队长因伤被捕牺牲，其余人员被冲散，和中队一起活动的南康大队大队长陈普坤及其兄陈荣坤跑到廉江县九流涌村他的亲戚家隐蔽，被廉江县永同乡乡长尹爵兴带队包围捕捉，押至遂溪县监狱。湛江市中统特务头子张辅森闻讯亲自到狱中审讯诱降，陈普坤当即叛变，并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张委任其为中统琼湛站通讯员，安排他任湛江报社编辑兼四维中学教师。

1947年4月，陈华到香港向中共香港分局汇报工作。5月，陈华从香港回到北海后，根据香港分局关于华南武装斗争贯彻“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的方针的指示精神及形势的需要，决定大力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党组织负责人要亲自到部队抓好武装斗争，加强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并决定将钦廉四属党组织领导机关从北海转移到游击区部队中去。陈华离开北海前，布置廖铎准备撤退廉北区的党员，结束在北海的商业掩护业务，前往防城东兴，接收设立在东兴和越南芒街以商业作掩护的秘密交通站。但是，廖铎却贪图安逸，害怕艰苦，迟迟不肯动身去东兴，也不向廉北区的党员下达撤退命令。

5月底，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陈荣坤从湛江回合浦，与国民党中统合浦站站长谢有恒等特务秘密潜回南康，阴谋破坏南康地下党组织。合浦地下党组织得知陈荣坤潜回南康后，立即布置刘张敬等撤退。

6月5日，刘张敬在南康扫管龙村写信交给姚貽汉、姚益发带去给韩维政，通知韩当晚到扫管龙村见面。下午放学后，韩维政和姚貽汉、姚益发一起到扫管龙村，在小学附近的一间小屋里见到刘张敬和刘华生。天黑后，刘张敬找个地方和韩维政交谈，刘张敬叫韩维政汇报他离校后的情况，韩说，你离校后有三点值得注意的事：①近日谢有喜同学带一个穿黑衣戴白通帽的陌生人到宿舍找你，我说你不在；②国民党军队调100多人进驻南康；③我们今日来时，见钟喜庄、林贤文几个特务集结在一起活动。韩维政汇报了情况后，刘张敬即告诉他，支部工作交给韩，自己要去马子障，明天回家与家人告别后撤退。6月6日，陈荣坤、谢有恒等特务到南康三中逮捕了姚克鲁（姚信厚）、姚有贤、郑月棠、刘业建、王发宗、刘家才、韩作君（韩维政）、石世忠、石世满、韩发积、陈继芳等14名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并逼迫陈继芳等带路到企岭村搜捕刘张敬。刘张敬因麻痹大意，从扫管龙村返回企岭村欲与家人告别时，被守候在其家的特务逮捕了。刘张敬被捕后叛变，出卖了他的党组织领导人廖铎。陈华得悉刘张敬被捕叛变的消息后，感到事态严重，考虑到安全问题，在从公馆转移六万山区的途中写密信给廖铎，指示廖铎采取应变措施：①结束北海掩护领导机关的生意；②撤退廉北区的党员；③护送李俊瑜（陈华的爱人）到越南芒街去；④廖铎尽快撤退到东兴。这时廉北区的党员已分别接到党组织通知，做好了撤退的准备，只等廖铎的命令，但廖铎迟迟不执行陈华的指示，仍然没有向廉北区的党员下达撤退命令。国民党特务得知廖铎的情况后，极为重视，国民党广东第八区专署特警队专门组织了侦缉中队，对廖铎进行跟踪监视，并派刘张敬带领特务邓敏平等于6月21日到北海守候，准备逮捕廖铎。6月23日傍晚，在北海经商的彭尚仁（廖铎在化县教书时的学生）到“永丰行”探望廖铎，并相约外出逛街，当廖铎与彭尚仁走到中山东路东二巷时被特务逮捕。廖铎在特务的审问中供认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并要求与特务的头面人物会面。6月24日上午，第八专署参谋王振宇和中统合浦站站长谢有恒专程赶往北海与廖铎会面，在王振宇、谢有恒一番诱降后，廖铎彻底地叛变了，口头供出他所掌握的北海地下党党员的情况（包括姓名、住址、职业、特征等）。随后，为了彻底破坏南路党组织，国民党特务指令廖铎书写有关南路党组织以及共产党的一般活动规律与方针等情况。廖铎向国民党特务提供的书面材料主要有：①廖铎的个人简历及自白书；②党的上下级在各地的交通联络站；③广东省南路党的组织系统，各级党的负责人和各县党的负责人，各县重要党员干部；④南路党的军事负责人，军事力量与分布情况；⑤共产党的方针与政策；⑥党群的工作方针与工作方法等。廖铎在书面材料中列出了南路党政军领导人、普通党员及党外进步人士共200多人的名单，彻底出卖了南路党组织。

由于廖铎到北海前是南路特委委员、湛江特支副书记，因此，廖铎向国民党特务提供的书面材料，对南路党组织造成极大的威胁，国民党当局根据廖铎提供的情报在南路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由于南路各地绝大多数党组织领导成员和党员骨干都已参加武装斗争了，部分党员也预先转移隐蔽，所以这次事件对南路党组织的损失减到了最低程度，但在北海的地下党组织却遭到了严重破坏。6月26日晚上至翌日晨5时左右，国民党第八区专署军警按照廖铎列出的名单，大肆搜捕北海地下党员，先后将党员苏俊才、劳锡景、吴国良、陈秉洁、林西平、苏少芳、李俊瑜、巫海秋、吴涛等及群众陈仲桐、麦佳、詹建材拘捕，并押送到廉州，分别关押在八区专署和警局。7月中旬，国民党特务又在北海高德乡黄屋村逮捕了地下党员黄锡豪。至此，北海党组织除陈琪等个别党员侥幸逃脱外，其余10多名党员均被逮捕，损失很大。被捕的党员在狱中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凭共产党人的忠贞气节和丰富的斗争经验，经受国民党反动派各种严刑逼供和鬼蜮伎俩，始终没有暴露政治身份，保护了党组织的秘密。国民党反动派见从北海逮捕的党员中打不开缺口，便采取更加奸诈的手段，即停止公开逮捕党员，故意不逮捕廉州的党员，企图麻痹钦廉四属党组织，并利用陈华的爱人李俊瑜，设下“放长线，钓大鱼”的圈套，企图逮捕陈华等钦廉四属党组织负责人。9月，因陈普坤等被捕叛变而到越南隐蔽的廉州党组织负责人岑焕祥，从越南回到廉州家中即被陈普坤的岳母刘秀英带领便衣特务秘密逮捕。岑焕祥被捕后将计就计，作假投降，骗取国民党特务的信任，于1948年8月带领李俊瑜一起逃走，经南康到公馆浪坡村找到陈华、徐永源等。岑焕祥把他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中统、军统特务所设圈套，以及他如何将计就计骗取特务信任，营救李俊瑜出狱和逃走的经过向陈华作了坦白交代。随后，合浦党组织对岑焕祥作了全面的政治审查，经过多方面考察，证实岑焕祥的交代基本属实。鉴于岑焕祥能冒着极大危险带领李俊瑜逃走归队，以实际行动将功赎罪，经六万山地委批准，允许其重新入党。

“四眼刘”事件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陈普坤先行叛变，出卖刘张敬，刘张敬又叛变出卖廖铎所致。但是有几点值得深刻汲取的教训：①严重的政治思想麻痹。当合浦地下党组织得知叛徒陈荣坤秘密潜回南康，阴谋破坏南康地下党组织后，立即布置刘张敬等撤离南康，到六万山参加武装斗争，但刘张敬麻痹大意，迟缓撤离时间，擅自返家与家人告别而被捕。陈华离开北海时布置廖铎撤离北海前往东兴，但廖铎却贪图安逸，迟迟不肯动身，又不给廉北区的党员下达撤退命令；刘张敬被捕叛变后，陈华又密示廖铎要迅速撤离北海前往东兴，而廖铎政治思想麻痹，个人主义膨胀，行动拖拉，导致“四眼刘”事件的发生。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教训。②指导思想不正确。1946年是南路党组织历史上较艰难的一年，由于强敌压境，敌我力量悬殊，党组织活动困难很大。在此严峻的局势下，党组织没有吸取合浦“永信烟庄事件”的教训，及早地转移到农村去，党组织负责人，甚至已公开了的武装总队负责人也经常来往于北海这个闹市联系工作，这是十分危险的，是一个严重的错

误。③对党的负责干部审查了解和使用不当，个别党员党性不强，革命意志薄弱，投机思想严重却还受到重用。如陈普坤一贯爱出风头，投机思想严重，却一直受到重用；廖铎虽然入党很早，但已表现出许多严重错误，个人品质恶劣，一再违反党的决定，却还让他担任要职。这一事件说明党内的教育审查，严格执行纪律（包括秘工纪律）十分重要。对领导人员的思想品质，必须有严格的要求。

1948年7月9日，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支队攻入湛江市，击毙中统特务张辅森，陈普坤在医院被吓死。